

YUANLI BEIJING YUANLI BEIJING DE DIFANG

# 远离北京的地方

孟庆华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 1247.5  
3478

BK95/12

# 远离北京的地方

孟庆华 著



**B** 617434

## 远离北京的地方

孟庆华 著

\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文联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\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3插页250千字

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\*

ISBN7-5059-0648-8/I·419 定价: 3.90元

---



作者像

## 作者小传

孟庆华，一九四九年八月生于哈尔滨。一九六五年初中毕业考入长春邮电学校，一九六九年毕业，在哈尔滨电信局任技术员十二年。一九八一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。一九八二年调黑龙江省《妇女之友》杂志社任编辑兼记者。一九八五年春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鲁迅文学院学习。一九八六年调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。

从小爱好文学，一九七九年开始业余写作，并在报刊上发表一些小说、散文及报告文学。迄今为止，已出版了长篇小说《走过伤心地》、《太阳岛童话》，中篇小说集《梦难圆》，短篇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共四十余篇。其中，短篇小说《路遥遥》曾获省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这是一个多雪的冬天。

春节过后，一连好几天，太阳都远远地躲着，死活不肯出来。

灰暗的天空低垂着，慷慨地向大地播撒着洁白的雪花，风儿耀武扬威地呼叫着，掠过屋顶、树梢，把漫天的雪花吓得狂欢乱舞。

陶南妮推开机关大门的时候，一股强烈的风雪向她猛扑过来，将她瘦小的身体裹挟着。

她趑趄了一下，缩了缩脖子，几朵雪花已经如愿地钻进了陶南妮的脖窝里。她一时竟没有感觉到凉意，一股巨大的愤怒和委屈占据了她的整个的身心。

“改革，你知道吧，现在全国都在改革……”陶南妮艰难地回忆着，乱舞的雪花变成了赵亚豪那张白皙的脸，她担忧地歪着头，试探地解释着，“咱们杂志社也要改革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”陶南妮懒懒地说，“你是不是把我看成了不懂中国国情的外国人？”

她冷漠地看着这位副总编，心里十分不愉快地想，一定要出什么麻烦了，这样的开场白就是信号。会是什么麻烦呢？她迅疾地在心里做着种种判断。唯独这一条她没想到：“……我们也要实行聘任制……不再聘任你了。”

陶南妮惊愕地睁圆了两眼。

“为什么单单不聘我？”

“我哪儿不好？哪项任务没完成？哪篇稿子没写好？”

“这不明明是报复嘛，还美其名曰：改革。”

“去你的吧，不就是因为你们给我提了意见，触犯了你们吗？”

陶南妮明白了，自己不过是个牺牲品。那些心里话，她到底喊没喊出来？她极力回忆着，想证实这一点，莫名其妙，脑子里有一只毛茸茸的大手在和她捣乱，用力地往回拉她，告诉她：“那无关紧要！”

“无关紧要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要紧的又是什么呢？”

“这是冬天！”

“笑话，谁还不知道这是冬天？”

陶南妮迈下石阶，仰起脸来，深深地呼吸着新鲜的寒冷的空气。一片雪花钻进了她的鼻孔里，化成了凉丝丝的水滴，沁进了她的肺里。冬天！寒冷！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。她仿佛听见了大地、房屋、僵硬的树枝发出的痛苦的呻吟，还有她心底深处的悲哀的呼号。一切都要默默地忍耐。“他们不要我了，我到哪儿去找工作呢？要早知他们会这样心毒手狠，去年我就该答应去《北冰洋》出版社。”她心里立刻产生一股恼恨，双手斜插进大衣口袋里，冷笑了。“共产党的天下，我又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，莫非真的能失了业？就是没了工作，我还有手中的笔啊！”现在要紧的是要搞清这是什么时候，陶南妮放慢了脚步，十分认真地思索起来：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四日。这一年都发生了什么大事？哦，想起来了，一月二十九日，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，七名宇航员全部遇难。

陶南妮突然停住了，她转过身去，隔着飞雪，远远地望着那座银灰色的五层办公楼。她曾经在那里工作了五年之久，她熟悉那里的一切，甚至记得每一层楼梯有二十四级台阶。那里

留下了她匆忙的身影，凝结着她的心血，盛着她的希望。即便那些没了良心的血肉之躯能把事实翻转涂抹，而它，应该是公正的。

她期待地望着它，它傲然地挺立在风雪中，冷酷地与她对视着。陶南妮突然感到寒心，感到恐惧：“当她再走进这座大楼的时候，就不会象从前那样理直气壮了，她要接受各种目光的检阅、审视。他们象扔掉一块没用的废纸一样把她从这里扔出去了，你不可能向所有的人去解释：这是报复，在整党中给他们提了意见，触怒了这帮掌握着生杀大权的老爷们。要不然就拚个鱼死网破，继续告他们吧。她猛然一阵心悸：“谈何容易！”

“太难啦。官官相护不用说，批来转去，最后还得回到你顶头上司的手里。过去，三个人联名都没告成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又能怎样呢？你看看你自己吧，精疲力尽，老了。才华在磨难中所剩无几。也许，正是由于杨三姐的缘故，中国人才学会了忍耐。苦难，不觉醒，麻木下去你就不会感到痛苦，多么可悲，多么荒诞。

一个身穿浅灰色呢大衣的女人，从陶南妮身边走过之后，又折转身走回来，站在离陶南妮两步远的右侧，灵活地眨动着睫毛上的雪花，细细地打量着她。忽然，她象认准了似的一把抓住了陶南妮的胳膊，惊叫起来：

“哟，这不是南妮吗？大冷的天，你站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陶南妮怔怔地看着她；那双笑咪咪的眼睛，那张肥厚柔软的嘴，叫她想起来了，这是她曾经采访过的一位女厂长马秀华。

她很想同马秀华热情一番，可是，热情不起来，那只毛茸茸的大手，拉扯着她的腮帮子，只允许她惨淡地笑笑。

“怎么，在这儿构思你的文章呢？”马秀华伸出手去，替她把滑落在肩头的围巾解下，在空中抖了抖，然后替她围在头上，疼爱地说：“你可要当心啊，这样要感冒的！”

她感激地看着马秀华，干巴巴地问：“你这是去哪儿？”

“去省委开会。”她很随便地说，一点不让人感到做作。

“哦。”她的心还是不轻不重地被刺伤了一下，嘴里立刻感觉到一种难耐的苦涩。

“你呢？”马秀华软软地问：“我们有多久没见面了，想我了吗？”

陶南妮木木地点点头，清醒地考虑着，是否要把自己目前的处境说给她。

“整党总结会，大概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会一散，我就去编辑部找你，行吗？”

陶南妮迟疑了一下，突然干脆地回答道：“不行。”

“去采访？”

在马秀华不解的目光的逼视下，她猛地感到自己的脸火烧火燎地红了，她使劲儿晃了一下头，心里哭泣着问自己：我干吗要脸红？我哪里做错了？我为什么要羞愧呢？

“不！”陶南妮昂头挺胸，宣战般地挥了一下手。“不是去采访。我已经不在那儿工作了。”

马秀华吃了一惊：“你调走了？什么时候？怎么也不告诉一声？”

好了，已经开了头，就把话说到底吧，人们迟早会知道，早晚会有这一天，陶南妮想到这儿，她的内心反而变得平静了。

“不是调走，是他们不准备聘用我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马秀华眨动了两下眼皮，肥厚的嘴唇大大地张开着，喷出一股股白色的热气。

陶南妮带着一种担忧望着马秀华僵硬的表情，心想：嘴巴张这么大，会肚子疼的。

“你不是在那儿干得很好嘛？”马秀华没法忘记那篇报道她的文章，写得棒极了。

“呃，是不错。”陶南妮自嘲地笑了，“不过，我和领导的关系不太融洽，我给他们提了意见……就这些。”

马秀华有些激动地看着她，压低了声音：“我说南妮呀，你怎么这样傻？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这意见是这么轻易提的么……，弄不好，要毁掉你的一生啊。”

得，干吗还要站在这儿？你就为了听这些吗？那只毛茸茸的大手在用力地拉她。

“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”

知恩不报非君子。马秀华想帮她，又深知这事太难了，官场上的事情她见得多啦，这是件非常棘手的事。

陶南妮笑笑，“我还没考虑呢。”她为了让她尽快的心安理得地离开自己，就跟着又补充了一句，“你快去开会吧，不然要迟到了。”

马秀华犹豫地望着她，心里还在想：自己该不该就这样离开她？

“唉，你快走吧，”陶南妮在她的后背上拍了一下，说，“不用为我担心，你应该相信我。”

陶南妮温和而顽皮地冲马秀华晃着脑袋笑了笑，急忙转过身去，快步溶进了人流中。

她不知道该到哪里去，丧气地在街上转来转去。

“到哪儿去呢？”陶南妮咬着下唇寻思：“回家吗？”

家里很温暖，尽管外面零下二、三十度，冰天雪地，她的家依旧热乎乎的，暖气一天要滋滋地响上三次。回去吧，你不是渴望着温暖吗？家里现在没有任何人，文雄上班了，儿子们在学校里，你可以安静地坐下来，认认真真地梳理一下烦乱的心绪。不会有任何人打搅你。

干吗要清静？陶南妮立刻想起了王涛、赵亚豪，她又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他们得意的笑容。她被他们打败了，被他们治服

了，连工作都没有了。“你不能回家！”她最了解自己：“你害怕孤独。还是去找妈妈吧，人到多大年纪也需要妈妈，在妈妈面前你永远是个孩子，她会陪着你，她会唠唠叨叨地劝你。”

“啊，不，”陶南妮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她停住了脚。那只毛茸茸的大手气恼地扯住了她的头发，这是谁的手这么吓人，一层黑毛，力大无穷，是一只粗鲁的男人的手，是一只魔鬼的手，绝不是丈夫和情人的手，太狠了，快要把她的头皮成块地撕扯下来了。

“丈夫，我有一个。”陶南妮暗想，“情人，有过吗？”所谓情人，一定是甜甜蜜蜜的胜过夫妻，在患难的时候，第一个想起来的，第一个帮她的，肯定就是这个情人。而她，却想不起来在这时候该去哪里倾吐不幸，求援更是无门了。只有这只令人恐惧的大手，他一直跟着她。

“你为什么不去找你的妈妈？”

“我不能去！”她固执地站在那儿重复着。

“说出道理来！”

母亲，可怜巴巴的妈妈出现在她的面前：

那是哪一年？她十七，还是十八？行李已经打好，滚蛋饺子已经咽进了肚里，她就要走了，到遥远的加格达奇去插队，好象是一场诀别，好象她要去天涯海角，今生今世她们母女再也见不到面了，妈妈拉住了她的手，放在她温暖粗糙的掌心里揉搓着，眼泪一滴滴地打落在她的手背上，她的手背，至今还能感觉到妈妈眼泪的热度和份量。“孩子，在外待人处世，要懂礼貌，凡事要忍让，看上去你是吃了亏，其实，忍让就是占了便宜。古人说，小不忍则乱大谋……，万不能为一点小事就和别人争执，妈妈一辈子没和别人红过脸，一辈子也就这样顺顺当当地过来了……。”

妈妈老了，头发全白了，背也驼了。她生性刚强，不要任

何儿女照料，一切都自理。陶南妮想起来很愧疚，她很少去看妈妈，安慰就更谈不上了。

现在，自己这样一副丧家犬的样子去见她吗？不，那会伤透了妈妈的心，对她，无疑是一种折磨。

她眯起眼，刺眼的白光晃得她头疼，她昏头昏脑地朝家走着。

她穿过中山路，沿奋斗路向下走去，正好是顶风，她却一点也不觉得冷。

走过照相馆的橱窗时，她的心加速地跳动起来，远远地已经能望见自己住的那幢楼了，她突然决定先给丈夫打个电话，让他马上回来。

陶南妮转弯走进了一家食杂商店，那儿有公用电话，她从口袋里摸索出五分硬币摆在玻璃柜台上，随着振铃音的持续响起，她的心里一阵紧缩。

“喂，喂，文雄吗？”

她听得出，自己的声音里充满了羞怯。

“是我。什么事，你倒说呀？”

她目不转睛地盯住前方，墙上是一张广告画，画的什么？她皱皱眉，垂下眼，避开那张看不懂的画，下了很大的决心，想说：“我需要你，你马上回来吧，我怕，你懂吗？”可那个售货员好奇地打量着她，她的脸上有什么？难道赵亚豪施了魔术，把“不再招聘”的字写在了她的脸蛋上？

“我这儿正忙呢，你倒快说呀。”

他又在忙，自从跟了他，从来都没有闲着的时候，她也来了气，没好声地说：“啥事没有！”

“你真能开玩笑！”文雄气哼哼地说了一句，电话里就传来了风音。

她失望地扔下电话，心想，靠得住的只有我自己。

## 二

“是真的？”文雄触电似的跳起来，牢牢地盯住陶南妮的脸问。

她不忍看他这副神态，把目光移开，咬着嘴唇，呆呆地望着黑洞洞的玻璃窗：“是真的。”

玻璃窗呈现出如同鬼火一般的幽亮，只是一瞬就消失了。明明听见了窗下汽车开过的声响，她还是有些紧张。童年，她最害怕一个人在寒冷漆黑的夜里呆在家中，黑黑的玻璃窗就象无底的深渊，时而闪现的鬼火，叫她头皮发炸。

她不由得毛骨悚然，赶紧闭上了眼睛。

“为——什——么？”

“问我？”她突然觉得委屈得要死，她想哭，扑到他的怀里，痛痛快快地嚎啕大哭一场。可她偏要和自己做对，拚命地忍住，让那满满的一汪泪水含在眼窝里。“你应该知道，他们这是存心整人。”

“那你同意了？”

陶南妮一副泄气的样子；垂下头来，闷闷地舔着嘴唇，“不再招聘”这几个字，象一块烧红的铁，滋滋地灼痛了她的自尊心。

“南妮！”

她好似没有听见，眼睛注视着钢化玻璃板下的彩照，那是一个美妙的五彩缤纷的世界，那儿没有残酷的倾轧，那是一个虚幻的可望不可及的世界。

“南妮！”文雄向前凑了一步，又轻轻地叫了一声。

她恍然想起了什么，抬起头来，声音透出烦恼；“听着呢，有什么话你说呗。”

“你到底答没答应？”

陶南妮皱起双眉，看着丈夫，好可怜的男人，你为什么只关心这个？难道除了这个问题就不能再问点别的吗？你知道，我现在有多么脆弱呀，我需要你的温存，你的爱，你的支撑。

这一切，也许只能发生在恋爱的最初阶段，现在它不再回来了，生活越来越变得简单严酷了。

想到此，她害怕起来，垂下眼皮，呐呐着：“我答应了……。”  
他们沉默了。

陶南妮默默地摆弄着手指，开始设想着明天一早的行动：她要到《北冰洋》出版社的罗总编家去，必须赶在他上班之前，这种事在家说好些。他曾主动提出来过，要把她调到他那里去。

“南妮，季欢他们呢？”文雄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。

南妮忧伤地摇着头，“把季欢的编辑室主任给撤了，夏草我还没见着，据说也让她找地方。”

“那，你们三个就认了？”文雄用疲惫的眼光看着南妮，然后站起来在地上走动，“我看你们三个不能散，还要拧成一股绳，不然，将来都不好说……”

南妮没有吭声，心想：已经散了。

他等待着她的回答，默默地看着她：日光灯下，她的脸色苍白，目光有些呆滞。

他担心了。

“你用不着发愁，听见了吗？”他走过去，默默地抓起她的手，使劲摇了摇，然后，在她的手背上抚摸着，“一辈子总是忙啊忙，这机会实在难得，可做一次人生的休息，你说对吧？”

他的声音轻轻的柔柔的，有多久没听见这种声音了？记不起来啦，她只感到心里的那种悲哀被这股强大的温暖驱散了，一种隐匿而无法向人诉说的委屈，使她的心酸酸的，鼻子酸酸

的，她克制不住自己，手和心同时颤抖起来，终于把脸埋在了他宽厚的胸口上，低声抽泣起来。

“不怨我……，知道吗？不怨我呀。”

文雄弯下腰去，紧紧地抱住了她，把她那乌黑润滑的头发托起，让她安安然地躺在自己的臂弯里，一边为她擦着眼泪，一边笨拙地安慰着：“我知道，没关系，别让孩子们听见……”在妻子这副痛苦的神态面前，做为丈夫，做为男人，他感到羞愧，觉得无地自容。心里骂道：“这帮王八蛋，利用改革，谋私利，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。”

“文雄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”她的声音里完全失去了自信，无依无靠的样子。

文雄顿时战栗了一下，他用手轻轻地为她擦去那颗流淌到腮边的又大又重的泪珠，勉强地一笑：“你手中不是还有笔嘛，你可以写呀。再说，我的工资也可以养活你。”

她立刻变得激愤起来，挣脱他的臂弯，望着文雄说，“我不要你养活，我自己还有手。”

文雄松落下双臂，叹了一口气。瞧着她那副犟样儿，心想：她从来都是这样，固执、自尊得要命，这个傻瓜，还要碰壁的。

他意味深长地冷笑着。

她忽然觉得，他脸上的冷笑有些阴阳怪气。她想起了赵亚豪。

“……你不用担心，我们公布时不会说不招聘你了，就说是你自己提出来要调走的，你对外就说，‘我不伺候了。’怎么样？”

赵亚豪说着，从她米黄色的呢大衣上捡下一根头发，接着说：“其实，人各有志，我相信你去一个能发挥自己特长的单位，要比在这儿强……，喂，我听说，你申请加入民盟啦？知

道吗，我给你说了不少的好话……，我的姐夫是民盟宣传部的，我的妹夫是民盟组织部的……”

啊，原来如此。她刚刚明白为什么自己要求加入民盟的事至今没有批下来呢。“我还不入了呢。”她的心里堵得死死的，睁着迷茫的眼睛，想辨清站在自己面前的究竟是人还是鬼。

一阵厌恶，一阵悲愤迅速地流过了陶南妮的全身，她浑身有一种湿漉漉的十分不舒适的感觉。不过，这种感觉很快被文雄的话给打断了。

“你这种自尊还能维持多久？不要忘了，是你自己亲手砍断了生活中的桥梁。”

她不吱声，背对着他，深深地勾着头。文雄想：“不要再伤害她了，她也许会绝望的。”

他向她靠近一步，这回却没敢摸她，十几年的夫妻生活，他们彼此能了解、掌握对方的一举一动，这时候要碰她，她会跟你拼命的。

她低头望着脚尖。

这双脚，给她带来过数不清的欢乐，不尽的回忆：跳皮筋、去上学、用自行车驮爸爸去针灸，旅行结婚，和文雄一起去爬泰山，翻踩肥沃的土地，为了采访，她的足迹遍布了祖国十八个省市……，它还是这么有力，富有弹性和朝气，这样的脚，还能谋不到一条生路？当真会在家里活活憋死，她不信！

“南妮，发愁是没用的，那是最没出息的，咱们现在得想点办法。”

她乖顺地抬起头来，怀着一种无能为力的茫然看着他，期待着他拿主意。

“爸爸，这道题我不会，”门被悄悄地推开了一道缝，小儿子的脑袋瓜向里探了一下，又缩了回去，他站在门口声音怯怯地问，“你能给我讲一下吗？”

小儿子的出现把南妮吓了一跳，她好象是一个被人当场抓住的贼。她惊恐、求援地看着文雄。

“问你哥去！”爸爸没好气儿地斥责道：“听见了吗，还站在那儿干什么？”

“哼，”门被赌气地拉上了。

“刚才文雄说什么来？”南妮极力回想着，她觉得自己有点恍惚、悒郁，脑袋犹如一团乱麻，理不出头绪来。

文雄阴沉着脸，用手托着下巴，整整一个晚上，他还没有说出一句本想说的话。他意识到，现在自己唯一能做的事，就是帮她出出主意。

“我明天一早就去找罗总编。”南妮担忧地斜瞥了他一眼。

“哪个罗总编？”

“《北冰洋》出版社的。”

“有把握吗？”

“试试看，他曾经要过我，当时，”陶南妮摊开两手，向丈夫解释着，“我还没想走，也没预料到……”

“你呀！”

他的声音里含着某种意思。

她弄不明白，就转过身去，但看不见他的脸，他正背对着她。只好看他面前的镜子。镜子里反射出他的面影，真叫人无法忍受，又是那样一副模棱两可的笑。

她暗想，也许他又在嘲弄她：“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”

应该承认，她不懂得政治，也不想搞政治，而这下，偏偏成了政治的牺牲品。

“你别忘了，你们单位是连续三年的先进集体，承认这个集体有问题，就等于给他们自己脸上抹了黑。懂吗？”

“不懂！这不是谬论吗？”

她没有勇气把整个过程细细地回味一遍，只要一想起那些